

浅析高明《琵琶记》的艺术魅力

张旺旺

(西北大学, 陕西 西安 710000)

[摘要]《琵琶记》是元代戏剧作家高明的代表之作,也是南戏的代表剧目之一。在戏文、传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纽带作用,一直以来被誉为“南戏之祖”。本文将从艺术结构、艺术技巧及戏剧语言等方面切入,以更全面、深入的分析《琵琶记》所蕴含的独特艺术魅力,以更深入的拓宽《琵琶记》的研究范畴和探讨作品中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[关键词]《琵琶记》; 艺术魅力; 苦乐交错; 蔡伯喈; 赵五娘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7X.2021.07.1549

一、精湛的艺术结构

《琵琶记》最大的艺术魅力在于具有独特精湛的艺术结构,其艺术结构包含双线索交错的结构手法和脉络清晰可见,故事曲折变化两个方面,笔者将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探究其精湛的艺术结构。

《琵琶记》全剧采用双线索交错的结构手法,一个主题两条线索交错展开,以蔡伯喈登第后入赘相府和赵五娘在家苦苦相守、侍奉双亲为中心线索进行交错展开叙述,形成了一种新的戏剧表现手法及宏伟的戏剧结构特点。原文中第十七出《再报佳期》和第十八出《强就鸾凰》与第十九出《勉食姑嫜》、第二十出《糟糠自厌》中提到的,蔡伯喈高中状元入赘相府,相府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,与为了活下去,赵五娘以米糠充饥却遭婆婆误解、蔡婆在愧疚饥饿中死去,蔡家一片凄凉悲苦的景象,一喜一悲两条线索形成强烈的对比,从而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,具有浓厚的艺术感染力。

二、独树一帜的艺术技巧

为了体现出人物之间的尖锐矛盾,把各种冲突呈现出来,多处采取了对比的手法,这样也能使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、意蕴更加深厚。伯喈在相府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,但他却丝毫没有为此感到快乐,不管什么情况下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,心里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白发苍苍的父母,思念着自己的妻子,不愿意被卷入官场沉浮之中。他拥有的一切以及他当下的生活都与内心存在着矛盾,通过“手里拿个忧愁的酒杯”这句词写出了这种不协调,揭示了人物的内心矛盾,从而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真实的人物形象。高明用琵琶作为书名,是在写五娘的琵琶,但是先写伯喈的弹琴,再以琵琶为耳,这样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戏曲景物描写形式,景物描写往往主要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实现其戏剧效果的,即景物是在直接描写人物的动作和主观感情的过程中,被间接地表现出来的,基本上是一种无实体出现的形象,是通过动作、表情,心理活动以有形之情去“写”无形之景,从而达到借景抒情的效果。观众在欣赏过程中是透过人物的主观世界去看人物周围的客观世界。因此,这种景物在很大程度上染上了人物的情绪色彩及心理变化,诚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所言“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”

三、匠心独运的艺术语言

《琵琶记》的语言风格,一方面有高雅而富于色彩,讲究文雅,讲究修辞及字句的雕琢,犹如一首诗,亦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水墨画;另一方面有质朴而简单的特色,以口头语写心间事,刻写入髓,委婉尽致,二者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,这种语言符合人物身份、环境及心理变化。

在双线索艺术结构中,以蔡伯喈为代表的一线词句华丽,文采出众,语言富于诗画色彩,是一种高度诗化的语言,也是一种高雅的语言。如以牛丞相、牛小姐及蔡伯喈为代表的一方是博学多才、身居上层社会的人物,因此高明在描写这类人物及书写他们的对话之时,用词造句讲究文雅,注重词句的运用,给人呈现出诗意的感觉,从而形成富有诗画色彩的语言,体现出鲜活真实的上流社会文人雅士的生活画面。正如杨

艳琪在《〈琵琶记〉汇评》中这样描述:“《琵琶》是一幅水墨梅花;《琵琶》是一幅白衣大士。曲俱自然合律,而不为律所缚,最是纵横加意之文。”^⑥笔者是赞成这种观点的,这说明《琵琶记》的辞藻给人的感觉不仅是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墨画,更是一具有韵律的诗歌,而且其中蕴含的主旨道理还对封建社会具有教化功能。

以赵五娘为代表的贫苦底层的人物形象,如蔡公、蔡婆、张广才等人语言都是简单质朴的,方言口语通俗易懂,表现的生活气息较浓,大多对话不讲究用词造句,不讲究词藻字句的雕琢,而是贴近于底层人民生活的口语俗语的语言特色,具有简单朴实、通俗易懂的特点。高明写作底层人民形象和对话的时候,语言的简单,质朴而通俗易懂,语言风格符合人物身份的。

从表面看,《琵琶记》中的人物语言十分质朴,但高明这样的描写绝不是随意运用语言,简单质朴的语言反而更能体现出他在语言运用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,产生了“字带意、曲有意”的表达效果。在运用语言方面,除了每个人物的语言都细心琢磨以外,还灵活地把各种修辞手法穿插其中,尤其是对经、暗喻等。比如,在第二十出中,高明用“糠”这种都不能称之为粗粮的食物作为象征意象,就让人体会到,此时的赵五娘内心深处无比痛苦,由于饥饿只能吃糠,但她为了丈夫的前程选择了自我牺牲,一个大度、孝顺的就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。再如在第二十二出中,高明用了“尝”这个字写出了赵五娘对公婆的孝敬,她从来没有忘记丈夫出门前自己的承诺,甚至愿意为公公尝药。此外,比喻、排比、等手法文中随处可见,如第二出《高堂称寿》中:“风云太平日,正骅骝欲骋,鱼龙将化”中将鱼龙将化比作蔡伯喈将从鱼变为龙,荣登科榜,功名成就时。

综上所述全剧不仅善于用修辞手法,而且善于字句的雕琢,表现出高明极强的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底,高明能以巧妙的工匠手法为我们创造了《琵琶记》这样令人望洋兴叹的鸿篇巨制,是值得我们去精研细读,借鉴学习的,特别是他巧妙的对比艺术,更值得我们反复品味、深入而全面赏析。

结束语

本文通过对《琵琶记》艺术魅力的阐述可见,《琵琶记》不仅作为“南戏之祖”,而且是南戏发展为成熟的传奇剧种过程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,作者在剧情结构、语言风格、艺术技巧等方面均有开创之功,明清以来的戏曲创作及理论也大多受它的影响,因此我们可以说,《琵琶记》在中国戏曲史及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《琵琶记》除了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之外,还反映了元末社会的黑暗,宣扬封建制度下的忠孝伦理观念,而且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和批判精神,从而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胡雪冈.《〈琵琶记〉的艺术特色》[M].戏曲研究第七十五辑2008年版
- [2]李秀义.《〈琵琶记〉艺术再探》[J].东北师范大学毕业论文2010年版